

# 巡迴

# 佈道者

# 國際大會



## AMSTERDAM 86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Itinerant Evangelists

#### 一、I C I E 大會

「巡迴佈道者國際大會」是由葛培理博士發起的聚會，今年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第二次舉行。（第一次在八三年，於同地舉行）這一個大會的目的，可以說是為了佈道家短期的集訓。所以來參加的會眾中，除了服事的職員之外，多半是第三世界的同工。根據大會所發表的資料：與會人數超過萬人，其中有八千多人是現在正在福音工場前線上的戰士，餘下的是大會的職員、記者、或參加展覽部門的單位。其中自然以

美國佔最大多數。筆者就是應邀加入大會的繙譯組，替說華語的同胞服務。在華語（國語）組，還有五位同工，他們是沈立德牧師（來自星加坡，現任星洲浸信會神學院代院長）、羅華民牧師（來自馬來西亞，現在達拉斯神學院進修）、陳金獅牧師（在馬來西亞牧養，並為當地一份華文報紙的福音欄供稿）、邱志健牧師（台北學園傳道會主席，今年華福會籌辦的同工之一，並在台北會幕堂牧會）以及劉裕漢牧師（在美國紐澤西主恩堂牧會）。

會期共九天（七月十二至廿日），除了大會的開幕式之外，共有廿二堂主要信息（有幾堂不止一位講員）、五堂講座（Seminar）、七堂研討會（Workshop）。除了葛培理佈道團的同工之外，也把各地知名的佈道家、各種訓練單位請來，充任大大小小的講員。由於參與人數的龐大——據稱是史無前例的，有一百七十四國代表參加，比聯合國的代表國更多——也恐怕只有像葛培理這樣的佈道團，慣於處理大型佈道的組織工作，才有魄力承當這一鉅任了。（或者，反過來也可以說，是因為工作人員習以為常處理大場面，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大手筆出現了。）工作人員之中，大多在四個月之前就來到阿姆斯特丹，投身此一事奉。據報導，大會的費用高達二千六百一十萬（美）元，這是因為大部份第三世界的弟兄們，大會承擔了他們的

開銷，包括旅費、食宿、筆記材料以及註冊費等。（一般與會者自己要付旅費及一百元註冊費。）有許多事情，沒有經過是很難想像的；譬如說：一萬人的膳食，如何有效的處理。四千人需要經過耳機接受繙譯的信息……大會的手冊，可說是一個奇觀，每一個人都可以領到，一套照他自己慣用語言繙譯成的資料，包括一切大會有關的事項：到需用時候，樣樣都井井有條。單單說大會給繙譯員的資料；爲着當天的聚會順序，從聚會進行時每一項目用時的分鐘數，到報告、獨幕劇台詞、獨唱歌詞、訪問錄影內容，項項不漏，更不要提講員的信息內容了。幾個禮拜前就寄給各繙譯，幾次修改，都加發修正補充；廿四小時前，還讓講員簡報、確定內容……而這一切，都爲着是使參與的人能毫無遺漏的得着聚會的信息，達成這大會之目的。

## 二、阿姆斯特丹宣言

大會的目的是什麼呢？一九八三年阿姆斯特丹結束的時候，決定了宣言：大會的信息與講座、講習，自然也是根據它的內容一條條來的。我們不擬逐條抄錄，因爲有關葛培理和他的工作，所持守的基本信仰

第十一條申言——我們的家庭是神交付給我們的一個責任，也是神聖的委托需要我們忠心地保管，就如我們必須對神的呼召忠心，要服事衆人。

（從第八條到十一條，說明了在人面前見證之重要性）

第十二條申言——我們對教會負有責任，要竭力不止地做我們的事工，以便造就地方肢體的信徒，進而服事整體的教會。

第十三條申言——我們有責任替那些因我們事工而信主的人安排一個屬靈的家，鼓勵他們參與地方肢體，使他們成爲地方信徒的一部分，並要提供他們該如何作福音的見證之教導。

（以上這兩條表明了傳福音者應向衆教會負責，並與衆教會合作的信念。）

第十五條申言——我們懇求基督的身體，爲世界的和平、爲屬靈的復興、爲能重新獻身於聖經所強調在教會中的福音佈道工作，並爲信徒能在基督裏合一，在禱告和工作上與我們同心，直到基督再來。

（這最後一條是每個認識基督身體合一性的聖徒，不能不全心響應並全力以赴的目標。）

## 三、中國代表的參與

，早已有多次的宣告，我們只舉出幾條特別和傳福音有關係的，開列供衆讀者參考。

阿姆斯特丹共同申言：

第二條申言——我們申言對主耶穌基督大使命的委身，我們並宣告我們在神爲了要完成此使命而要求我們的事情上，願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並做任何犧牲。

第三條申言——我們響應神的呼召，要做聖經所指示的福音佈道者的事工，並接受我們莊嚴的責任，在神賜予時機時，向萬民傳道。

（這兩條，可以解釋葛氏肯赴鐵幕國家工作的信念）

第六條申言——在傳講福音時，我們察覺到我們需要呼召每一個決志跟隨耶穌基督認祂爲主和救主的緊急性；我們是帶着慈愛做此呼召，並不包含任何的強迫或機心。

第七條申言——當我們替耶穌基督的福音作見證時，我們需要並渴慕被聖靈充滿，也受聖靈掌管，因爲唯有神能叫罪人回轉、脫離罪惡，並帶領他們進到永遠的生命。

第八條申言——身爲神的僕人，我們承認有義務過聖潔又道德的生活，因我們知道我們向教會並向世人做基督的榜樣。

中國人口，佔世界的四分之一，並且分佈在全球；但是這次在聚會中，會講國語、粵語、台語加起來不超過兩百人——不到百分之二。固然，這是因爲中國大陸的門戶還不是向外開放的，也可能對於葛培理的工作還沒有正式高層面的接觸。（他曾訪問東歐及蘇聯，希望有一天他能有機會去大陸傳福音。）這兩百人已經是少而又少了，從北美去、代表北美的，加起來不會超過廿人。

爲什麼呢？有人告訴我是經濟負擔的問題。因爲除了第三世界國家之外，大會不會津貼太多。但是筆者本人粗淺的分析，其中可能還有一項原因：北美的中國教會，基本上是對外界關閉的教會。北美中國教會的存在，一般的美國主流教會，可能對之比中國大陸更不關心；而中國教會對於西方教會的參與，更顯明是疏忽了。這兩件事互爲因果，我們自己要負相當的責任。從去年葛培理在南加州十天的佈道大會來看，許多放棄積極參與的機會，可點滴的證明以上分析的正確性。

葛培理在世界各地的工作，很明顯的，是儘力與當地的文化、習俗認同，以達到他「向什麼人，作什麼人」，而廣傳福音的目的。這種原則，使他在各地都能深入得着當地的工作支持與響應。香港、台灣如此，星加坡、東南亞都如此。但是在北美的情形、歐

洲的情形，甚至非洲的情形就不相同了。中國人到了當地，並不急於向當地文化認同、參與，葛培理的佈道會，更不會特別顧及「華僑」的需要了，中國教會，怎能進一步的投入、支持、甚或回饋國際性基督徒的交通圈呢？筆者參加九天這樣大型的聚會，多次想到這個問題。

北美中國教會（甚至全球？）的領袖、聖徒們：我們該不該檢討一下這方面的態度呢？還是要劃地自牢、直到主來呢？少參與，自然少有「能見度」，反之亦然，又互為因果。大會中，主堂講員，來自非洲的有之，來自印度、韓國的有之，我們怎麼想呢？也許有人以為，這是拋頭露面的事，中國基督徒的個性，加上屬靈的成熟，不願意爭鋒。這話很好聽，但事實上，連在幕後的參與，也是如鳳毛、如麟角的少之又少！曾經有一位阿根廷籍的宣教師，在北美有一次對中國教會講話。他說：「最理想的宣教師團，應該有三種人組成：一種是阿根廷人，他們最熱情，與人接觸是最自然的事。這些人該作傳福音者。第二種是美國人，他們長於組織和人際關係的運用。讓他們在機構中運籌帷幄準沒錯。第三種非中國人不成。他們積有幾千年的睿智、凡事有長遠的打算、考慮周詳。他們才是真正的智囊。這些話聽得咱們炎黃子孫飄飄然！但是在這次籌備工作中，除了王永信牧師算是在高

階層中稍有代表作用外，幾乎再沒有什麼喉舌了。爲什麼呢？是神不揀選中國人嗎？還是中國人原有的「席位」給韓國弟兄佔去了呢？

「不願出名」和「不想負責」之間的分別很小！連主耶穌也都被祂的兄弟們誤會爲想要「顯揚名聲」（約七：4）。但祂在該去耶路撒冷的時候就上去了。並且，神是鑑察人心的，避嫌不是辦法。要緊的是我們心中的想法、動機究竟是什麼？（願神潔淨）

是時候了，我們應當有人站在有「能見度」的地位上，以喚起中國教會在國際性聖徒的聚會中有更多的參與；我們對於本國同胞當然有當負的責任，但却不能再閉起門來做「中國教會」了！「身體只有一個」，我們豈能不在其中呢？

## 四、繙譯工作

「同聲繙譯」（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據說是一項高薪工作。今年我投入了I C I E的繙譯組，我才知道爲什麼。我認識一位弟兄，任職聯合國，就是作口頭同聲繙譯的這項工作，不過我沒有向他求證是否高薪。此次I C I E大會在繙譯組一百多位同工中，只有一位稱作Victor的弟兄，是專業的繙

譯人員，他精通阿拉伯語和英語。其餘的，多半都是事奉主的牧師、傳道。這也許是因爲內容方面既是屬靈的、連專業人員，若非基督徒也難勝任吧！至於在專業方面的缺失，也許因着神特別恩典的眷顧，個個都成了近乎天才了。我說「天才」是不錯的，在來到會場前，絕大多數的人只有在講台上繙譯的經驗。那種繙法，講員總要等繙譯員，再快的講員也不由得你不遷就譯員。但是「同聲繙譯」就沒有這麼便宜了。

繙譯的第一層要求，當然是「聽懂」。高一點的要求，是要「不假思索」的流暢。但是在「同聲繙譯」上，還有一個要求：要求「一心兩用」，也有人覺得近乎是「不經大腦」或「信口開河」的本領，看你怎麼形容了！從前我們在學繙譯的時候，講台上逐句繙譯他們教導我們，要注意「聲調」、「語氣」、「靈」……等等。我們也曾勉力試過，差強人意。但是等到此時「同聲繙譯」了才發現，能夠不斷的把話送出去，就已經很滿意了！我從來沒想到，說話是這麼一件複雜的事情。當你一兩個字「卡」在喉嚨裏出不來的時候，全身要用盡力氣滿頭大汗才能把它「擠」出去。等到修補完成、講員的話已經上句不接下句，甚或整段不見了。嗚呼！

大會的廿幾位主題講員以及無數的研習會講員中，最難繙的大概要數Ravi Zacharias以及W. L. Williams了

。前者用很長的句子，很漂亮的英語，每句話都要叫人想想才明白。後者用很短的句子、很土的俗語，又在每句後面加上驚嘆號。兩者其實一樣難繙、嘆爲觀止。

## 五、衆位講員

### （一）機槍手 Ravi Zacharias

Ravi Zacharias 祖籍是印度，是三一神學院的高材生，曾在加拿大作過長期的福音工作，同時也在神學院教授比較宗教學等，以後轉往美國喬治亞州，住在亞特蘭大城。自從一九八三年在第一次大會中大顯身手之後，領教過他厲害的繙譯員，就給他加上了「機槍手」的綽號。（Ravi Zacharias Zacharias）（中國人該叫他「連珠砲」？）大會方面要求各主題講員把信息全文先給繙譯員研讀，這位槍砲手坦白承認，他這一生中只有兩篇信息是曾經先寫好再講的；一次是八三年阿姆斯特丹，一次是八六年阿姆斯特丹。（敢情他是個靈感式的講員。）我從前沒有領教過他的厲害、掉以輕心，又因平常事奉太忙，所以雖然收到大會預先寄來的信息全文（整個大會衆講員一

共有幾十篇），却不知道這一篇是要先翻譯帶背誦下來的。只覺得它的篇幅比別人要長些就是了。等到廿四小時前，他來到翻譯組提綱契領、面授機宜的時候，才發現大勢不好了。匆匆忙忙借到廣東話弟兄的手稿，只見他蠅頭小字密密麻麻加註、又串紅線。當地又一時找不到複印機，照抄真是不可能了，那有時間背下來呢！還好此時，發現由總部文字工作翻譯組同工（準備編排大會手冊的），竟然體驗我們的辛勞，已將全文譯為中文了！（也許是爲着日後付梓出版用的？但大會只有這篇有中譯。）有了這一份東西，膽氣陡增，就此披掛上陣。那知道，「神搶手」畢竟名不虛傳，我們就是照着中文唸還不一定趕得上呢！只好三句縮得兩句半、九成就算十分了。驕是如此，應戰下來，發現前後衫從裏到外濕透！

Bob Naboris 的信息，實在是一流的。內容豐富，要點清楚，舉例都是創新的。只可惜他實在太快；過後，我問一位同工，對他的信息感想如何，他瞠目不知所對！或許因爲我們譯員多次鑽研，竟然記得他的大綱。這篇信息的題目是，「人的喪喪性」(The Loss of Self)，大綱分爲四點，說明人喪喪（永遠喪失）的過程：

第一、將神棄絕。第二、與神隔離。第三、受罪轄制。第四、被神定罪。

他上一屆的信息，一時講得興起，竟如野馬脫韁，一發不可收拾！這次，大會給所有的講員都是卅五分鐘，他大概一來是要「將功贖罪」，另外也是試試，究竟他講一篇信息精粹至少要多少時間。我可以保證，這廿分鐘的時間，沒有一秒鐘是多餘的。等他講完，爆起滿堂彩。（在一萬人聚會的場合，這類自發性的掌聲，並不能算對人的高舉，而是對於信息的領受與欣賞。）

他的信息，語句簡潔；論到傳道者作爲信徒的榜樣，他這樣說：「不錯，我們不傳自己。不錯，我們也要向人指出，耶穌是最偉大的榜樣——我們最偉大最完全的榜樣。但是，同樣不錯的，人們也把我們當作榜樣。可是他們所記得的，通常是從我們身上看見的，而不是聽見的信息。所以，要作榜樣。不是要叫你去作超級巨星，你要作一般普通的信徒：跌倒了還要爬起來，犯了罪就悔改，不斷的謙卑地、朝着耶穌基督榮美的形像邁進！」他的信息，在樸實中打動人心，真的，他不是超級巨星，他只是平凡信徒，但是神使用他。你把他的信息分析來分析去，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但是他在台上講的時候滿有能力，他相信神的話，多多的傳講，少少的解釋，聖靈就作工。（我們看不見他私下的生活，想來一定經常禱告。）一九八三年中，大會給他的題目是「傳揚基督」，他的

這篇信息，看似平淡無奇，實則擲地有聲！他的話語精煉、立論嚴謹、例證活潑、都堪玩味。有如細嚼橄欖。從他的信息看來，這人真是有思想的人，並且他所投入在讀經上的時間，絕對不少！

## （一）樸實的 F. V. Will

F. V. Will 也是個「絕」人。他是標準的南方黑人教會牧師。熱情、負擔、衝力。他現任洛杉磯一所大教會的主任牧師，你可以想像他的聚會一定座無虛席，你也可以想像他的聚會中決無冷場！最叫人佩服的，是他怎樣拒絕了白宮徵召的見證。雷根總統曾經有意請他出任一個部長級的職位，大概是有關改善黑人、貧民生活，社會環境一類的工作。他在早一天抵達華府，在旅館中等候接見的時候；突然一陣悲戚由表而出。他看見那種豪華的接待，比他平常的生活優裕多了。他如果接受，不但可以一夜成名，並且實際也能對許多人有所貢獻……但是他裏面不安。他和妻子相約一同禱告；在禱告中，他們重新看見，神給他的福音呼召，真是比總統的徵召更緊要、更榮耀……他再一次把自己奉獻給神，專心一意的作他的牧師。

F. V. Will 的信息很短；只有廿分鐘。不過，據說

結語，一連喊了幾十次「傳揚基督！傳揚基督……」直到全會場響起一片共鳴。今年信息，大會給他的題目是「因信心」——你知道他怎麼結束的！他一連引用了十幾節希伯來書信心的見證、「因信……、因信……、因信……」最後他說：「因信，我生下來的時候，既無家庭又無希望，貧困交加，我住在一座木棚中，又僅僅讀完最差勁的學校，受壓於分離主義、歧視、種族主義的拒斥之下……」他沒有叫人轉目注意他現在的「成功」，反倒提醒別人他卑寒的出身！這是一個結結實實的弟兄。

## （二）謙卑的葛培理

在我所接觸的傳道人中，葛培理要算度量最大的一個。從 I C I E 這件事奉本身來看，就可以明白。他並不需要再作什麼特別的事情，已經是家喻戶曉、人盡皆知的了。但是他却爲着同作傳福音者的工人，心中有特別的負擔，要裝備他們，使他們能成爲更有效的神僕。他是一位以神的國度爲職志的勇士。經過了卅餘年在福音工場上的實戰經歷，他要把他的學習公諸於後期蒙召的新兵，成全他們的職事。

至於他本人，和與他並肩作戰的親密戰友，却願

工作直到退休。最近幾年來，他已經多次公開的宣告，只要主用得着一天，他們的隊伍就不退縮下來。他們這一群老夥伴——Beverly Siga, Cliff Barrows等，是已經決定同進退了。他的工作，也不需要有人「繼承」。所以，比較年輕的一代；他的妹夫 C. I. Long Ford, 兒子 Franklin Graham, 都已早有安排、另謀新路了。他們各自領導不同的工作團體，繼續事奉主！我們旁觀的人看得很清楚，他們這樣，是又聰明又謙卑的作法；深合屬靈原則。Billy Graham 又算什麼呢？爲何要存留或傳揚他的名呢？主耶穌的名是更應當尊榮的。我們都是事奉祂的僕人。

有些話由他本人說出來，是特別有味道的。他經常公開的說：「任何人能「忍受」他卅五年之久，一定配得個大金冠冕！」其實，他的同工最知道他是一個何等謙卑的人！

他真是一個謙卑的人。卅五年前，還年輕的時候，他就得着這個負擔，想要召集一次全球傳福音使者的大會。那時有人譏他資格太嫩、笑他青年人野心勃勃、不肯安份，所以他就想：或者神會興起別人作這件事，他願意響應投入。但是卅五年下來，並沒有人有這種負擔作這樣的事。（這原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所以你也可以說他是一位很有忍耐、又在小事上忠心的人。

葛培理的工作所以「成功」，（如果我們也可以照世俗的眼光衡量屬靈的事。）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的「專心」。他僅僅作了兩年牧養工作，就清楚決定要作巡迴佈道家。很多人只知道一九四九年，他在洛杉磯的福音佈道大會「一敵而紅」，却不知道有一段時間，他需要毛遂自薦到各教會義務傳福音；有時三天，有時一個禮拜不等。但是感謝神，這是一個大恩賜訓練過程的開始。

葛培理「成名」之後，有許多機會可作別的事情；他可以蓋大禮堂、他可以辦神學院；有人請他出任大使、有人請他出大學校長、有人建議他參政、……但是他並不爲所動，只繼續作他傳福音的工作。他謙稱別的事不會作，只是個平凡的福音使者、只會傳最簡單的真理。多少次有人問起他一些真理上引發辯論的題目，他就誠懇的回答：「這件事我不知道，解答這些問題是神學家的事，你去請教他們吧！」自古以來，「人之患在好爲人之師」！葛培理不一定要知道孔夫子的名言，他已經避免了。其實他學富五車、博覽群書；凡參觀過他總部的人，都知道他書房中藏書之豐！有一位中國弟兄，他們知道他是聚會所出來的背景；有意無意地指給他看架上整套倪柝聲弟兄的書。葛氏的虛心、謙沖如是。

（未完待續）

巡迴

佈道者

國際大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Itinerant Evangelists

### 十、從東從西從南從北

你能想像一萬個人吃飯怎麼吃法嗎？除了兩千年前在加利利海邊，伯賽大對岸，有一次歷史的記錄外，大概要到阿姆斯特丹佈道者大會來看了。

大會中的膳食，早餐是由旅館負責，午餐是由會方供應三明治，晚餐是統一由荷蘭皇家航空公司（KLM）包辦的。荷航的廚房、侍者固然是駕輕就熟，我們這些與會者都要經過一些訓練才會合作。這也是一「流水席」。所不同的，是吃飯的人川流不息。在一個大

廳裏、有無數張小桌，每桌六人、隨到隨開。從四點半起是第一班。從五點半起是第二班。只見到了時候，從四面八方人潮湧來；三三兩兩的匯成一股洪流。你如果在其中，就得不時的走，有人引你走到空位前，桌上樣樣都已經齊備，只等你一坐下，侍者就送上熱食。坐滿一席，就禱告開飯。後面來的還在繼續入座，先來的人已經用畢走開了。

這樣的安排，除非你事先約好幾個朋友、聚齊了來一同用飯，不然一定每天遇見不同的人。好在都是「傳福音者」，沒有一個是內向的，都善於交際。話匣子一開，沒有熱不起來的。

在這十天會期中，我真的認識了四十多位同工。真的是「從東、從西、從南、從北……，在神的國裏坐席」。我出門的時候，帶了五十多張名片、認為這總夠了吧！那知道還沒有出洛杉磯機場、已經去掉十分之一。到了這裏、前五天就全部發完了。到後來，只有各人記名在對方記事簿裏。

有一天、我同坐在一桌的，有一位是從格陵蘭來的宣教士，一位是從莫三鼻克來的弟兄。天南地北、竟然歡聚一方。我想我一輩子能認識的人，恐怕也沒有這十天之內可能認得的多！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呢？都是因為我們衆人同有一位神；都在基督的身體裏，又在聖靈裏合而為一了。但是，不要以為希奇，一百

七十四個國家的弟兄們，我們接觸到的充其量還不過是十分之一罷了！神的國有多大呀！參加這樣的聚會、不由得你不心胸擴大些！「登泰山而小天下」誠有以也！

再說，一萬個傳福音者又算什麼呢？世界上的人口已經超過五十億；這一萬人回到各人所在地、每個人都要消失在五十萬人口的洪流中！好在還有千萬的信徒在各教會中。若不然，這一萬個福音使者的責任與工作實在太重了！第一代的十二個使徒，若是看看自己的力量、怕也不要心驚哪！感謝神、祂就用着了這批「加利利無知的小民」、可能連數學「乘法」也不會的，就憑着聖靈與祂所賜的信心，把福音傳遍了天下。

感謝神、在這世代中，祂叫人看見「倍增」的重要性。傳福音的使命不僅落在傳福音者的身上、更托給了每位信徒。「福音傳遍地極」，人人都有責任。

## 十一、錫蘭紅茶

在這裏「萍水相逢」的人中，有一位却有「三面之緣」。這一位弟兄，叫作 P. A. Granabedera (叫他葛弟兄吧！) 他從錫蘭 (Ceylon) 來。矮矮胖胖的

、放在架上。倒不是因為這包茶葉本身價值連城、而是因為其中有一段極不平凡的故事。現在，每逢我對人講起「茶經」的時候、總要提起這一段奇遇，並且也請人和我一同為他們代禱。我信這一段經歷、不是偶然的，神必然用得着我們的禱告。(親愛的讀者，我能否此刻也請你為他們代禱呢？)

## 十二、「遊行佈道家」

來到阿姆斯特丹參加這十幾天的聚會，一件沒有料想到的事，就是「多走路」。

有一天，在從旅館到會場的路上，趕上了一位日本弟兄。看他年紀應該是「公」字輩了。打過招呼，他對我說：「我的醫生一定要說我很乖了。」(My doctor says I am very obedient) 原來他從前有心臟病。開過導管手術後，醫生建議他必須走路運動，他還特別從東京遷居到近郊一帶。因為、「東京的交通工具太方便了」。雖然如此，他也還是三天打魚、兩天晒網，不把鍛鍊身體當一回事。本來嘛！事奉主的人、常常就是忽略了自己的身體。這一回到阿姆斯特丹，他竟有了意外的收穫，你說他的醫生要不要得意萬分呀！

阿姆斯特丹並非沒有捷運系統，但是公車對我們

，給人印象很深的、是兩眼炯炯有神。他以推銷鞋子維生；但真正的負擔是在傳福音上。原來、錫蘭是不許公開傳福音的。這位弟兄冒着被捕、下監的危險、仍然借各種機會傳福音。我們聽見他的見證、不禁為之動容。他有一位胞兄、名叫 P. A. Granabedera, 已經定居在加拿大了，有最自由的環境、却還不肯信主。他的心中十分着急，再三請我們為他兄弟代禱，又把地址留下，請求我們介紹當地教會、讓人去探訪。我的心實在頗受感動。

一頓飯吃到最後，談起喝茶。荷航的茶不怎麼高明；我是喝慣了好茶的、不想葛弟兄也是此道中人——當然了、錫蘭不就出阿薩姆紅茶嗎？忽然他宣告：他有一包茶葉遠遠帶來，要送給弟兄，只是當時沒帶在身邊。我先還以為他說說就算了，那知他是認真的。我們原預備約個地方次日見面、但是時間總湊不上。後來散席時刻已到，他說：「別擔心，我總會找到你的。」如此過了兩天、心中正在悵悵、盤算葛弟兄在茫茫人海中哪兒去找呢？猛一抬頭，他正迎面而來！真的就有這樣奇妙的事呢！他從皮包中拿出一小袋茶葉，(是細細的那一種。) 極其鄭重的交給我、帶着虔誠的祝禱。以後我在走廊上又遇到過一次葛弟兄。我答應為他和他的兄弟代禱。

如今、這一小包錫蘭紅茶、被我珍藏在茶葉罐中

沒有什麼大用。一來每天早出晚歸，公車的時間、路線都不對，省不了多少時間。二來，大家都是群體行動，要等公車、你就等吧。看看走路是否還快些。會場和旅館間的距離，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約有一哩多。這不是問題。問題是在會場的本身。

我們聚會的地方，名字叫作 P. A. Granabedera。這本是一個汽車商展會場，改成了會議中心。叫它作「中心」，當然是什麼事都集中在這裏的了。問題也就出來了。你能想像這地方多大嗎？單說聚會廳(不是全會場)，從一個角落到另一個角落，大概要走六分鐘。(它的廁所就是集中在一個角落。) 聚會廳到飯廳有多遠呢。實際距離多遠不詳，但是要經過一條長甬道，又是七、八分鐘。這一個「菜」P. A. Granabedera 真是大迷魂陣。聚會到第七、八天了，你還時常看見有人捧着大會發的平面圖，在研究自己究竟丟在那裏了。大會為此特別備有「活動詢問處」，就是那些有「？」記號臂章的人。我也看見掛有臂章的弟兄、幫助另一位與會者；但是，很明顯地，兩個人都迷失了。當你走上十五分鐘，還沒有走到目的處的時候，你大概可以判斷是走丟了。我在美國，曾經見過一些幽默的美國人，貼在汽車尾槓上的標語：「別跟我，我也走丟了。」(Don't follow me, I am lost too.) 若是帶來這裏，可以賣上一千個。

有人估計，每位與會者每天要走的路，平均達六哩。在會場中最流行的一則笑話是這樣的：

「你知道他們叫我們什麼嗎？」 「什麼？」

「遊行佈道家。」

這笑話有好些不同的版本：例如

「你知道我們在這裏受什麼訓練嗎？」 「什麼？」

「訓練作遊行佈道家。」

「作巡迴佈道家的先決條件是什麼？」

「會走路。」

「你來報名、怎麼證明是巡迴佈道者？」

「現在不是已經證明了嗎？」

諸如此類，每天都有發明。路走得愈多，就發明愈多。他們稱我們為「遊行佈道家」不是沒有道理的。這次回來，我輕了五磅。

### 十三、休息處的故事

大會體恤我們的辛勞、特別爲了有份於事奉的同仁們預備了幾個休息處。門口還有人「站崗」。憑胸前懸掛的識別牌才可以進入。誰能進入呢？一種是繙譯員、一種是研習會的講員。我們進進出出神氣得很

的是要廣泛的和其他基督徒有交通。他有機會主持幾次研習會的時間、可惜我因任務在身、不能前去聽他講。只有利用這些休息的時間隨意談談。我問起一些他們向猶太人傳福音的方法與困難；頭一個，我問他如何建立和神選民的友誼網？可不可能又信主又和「骨肉之親」保持連繫？他說要看當地「會堂」的政策了。但是有些保守的會堂，真的把他們看作外邦人一樣，甚至連外邦人還不如！我又問他一個反過來的問題：若他們准許他回到會堂、對於猶太教的傳統，以基督徒的良心來說、有什麼問題嗎？答案是並不嚴重影響。猶太人的會堂、現在並沒有獻祭的事，有的只是律法的宣讀和講解。原來猶太教最中心的禮節——以羔羊爲祭物，早已廢棄不用了。

我望着這位保羅的近親；想想以往使徒所遭遇的一切逼迫，他因與他的同胞在福音的真理上的無法相合而轉向外邦人……，他所付出的代價、現在已經逐漸得見果效。在對着所有猶太基督徒肅然起敬之餘，不禁深感安慰。

### （一）巴勒斯坦人

另一位休息室的常客、是前面曾提到過的繙譯員維德（Victor）。這位弟兄操一口純正的牛津英語，詞

！休息處有什麼好的呢？有水果、有飲料、有巧克力糖，還有一些安靜的時間。你可以在裏面看書、寫字、打盹，也可以低聲交談。如果你想把衣物、大本的講義夾寄放一下，這是最安全的地方，保證不會遺失。（這真是「一大德政」，不必「負重行軍」了。）

### （一）「猶太人爲耶穌」

在休息室的常客中，有一位司提反弟兄，給人的印象最突出。不僅因爲他個子大，並且因爲他經常穿着一件藍夾克、上書「猶太人爲耶穌」。 (Jesus for Jews) 這位弟兄一臉絡腮鬍子、圓圓臉、心情開朗，一付討人喜歡的笑容，流露出猶太民族特有的一番「睿智成熟」味。

基督徒「天生」對猶太人就有一種認同感。信耶穌的猶太人、又一定是清清楚楚認識他是彌賽亞、救主的真基督徒，親切感就更容易建立了。

「Jesus for Jews」是一個專向猶太人傳福音的工作團體。總部設在靠洛杉磯。他們像保羅一樣有着「爲我骨肉之親」（羅九3）的沉痛。另外一方面，這一類的工作、現在反過來要尋求外邦教會的支援與認同了。（不一定是金錢上的，至少是靈裏的扶持與交通。）所以，他們差遣了司提反來參與這次大會。目

藻優美、常識豐富、給人一種精明能幹的印象。哦！對了，他是巴勒斯坦人。

在整個休息室中，就數這兩個人最矚目。有一天、我們幾位弟兄坐在一起、正和司提反交通的時候、維德弟兄進來了。話題很自然的轉到他們二位身上：「在基督裏的合一、連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是可能的嗎？」這兩位弟兄很誠實的說，雖然在真理上是再清楚不過，但是若不在阿姆斯特丹這一個場合，兩人都不會主動去尋找對方談話的。兩個人就是坐在一起，也沒有一件事是可談的，更不說意見相同了。但是，看哪！因着基督的愛，談話開始了、友誼如火花迸發了。到後來，我請兩位弟兄坐在一起、拍張照片留念，兩人毫不猶疑地答應了。

怪只怪我那個老爺相機。只有一個快門速度！只能照照室外風景。這樣歷史性的珍貴鏡頭，竟然不肯感光。但是這又何妨呢？經由我肉眼的快門目擊，所留下來在記憶中的照片、是永不會發黃變色的。從今以後，每一次我遇見弟兄們不和睦、我都要再次把這檔卷重新提調出來仔細看看。如果維克和司提反能彼此相親、還有什麼芝麻綠豆大的事，是弟兄們中間不能互相赦免、互相包容的呢？

親愛的讀者：我現在把這一張珍貴的照片送給你，巴不得你也保存起來。

（未完待續）



巡迴

佈道者

國際大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Itinerant Evangelists

#### 十四、最新科技

在這講究多元媒體、大眾傳播的世代中，本大會也利用了一些相當先進的傳播方式。特別值得一題的：其一、是使用電視映相機分鏡技術的特大螢光幕，其二、是利用紅外線為媒體的室內通訊技術。

說實在的，在一萬人聚會的場合，視覺接觸的困難是件必須克服的挑戰。聲音的傳播不是件難事，無論聚會廳多大、人數多少；音響設備都不再是大問題。用多幾個喇叭箱，用多幾級放大輸出，音質照樣可

以清晰。但是視覺上就難了。人又多，好些人就只能「遠遠望見」、恐怕不能「歡喜迎接」了！

頭一個想到的辦法，當然是電視大螢幕了。但是，一般最大的螢幕，在家裏看看球賽、也還過癮，真要在這大場面派上用處，就顯出捉襟見肘了。要多大的螢幕才夠大呢？

於是有了分鏡重疊畫面的技術。簡單的說明，就是講台左右，各有一個八八六十四個大電視機拼在一起的映像「屏風」。技術人員就把講台上人物行動的鏡頭畫面，分成六十四小塊傳遞到不同子機，重新拼湊而成。（每一子機映出六十四分之一。）除了有些像棋盤式的線條之外（電視機之間無法完全銜接），遠近的人都能看清楚講台上的舉動了。不但如此，操作人員還可以配合運用各種科技、特殊效果、寫真等等，使人看來多具變幻，不至於單調。這一工具甚為有效；結果，大部份與會者被畫面吸引、勝似被真人吸引！嚴格說來，許多人並沒有真正「看見」講員，只是參看了實況轉播！這樣的大眾傳播，在保羅、西拉的時候，恐怕是不能想像的吧！

除此之外，還有紅外線多頻道的室內通訊。（為着使用耳機收聽繙譯者。）這一裝備，其實在原理上並無新奇之處。因為紅外線的功能，和無線電波類似，無線電波能作調頻調幅的事，紅外線也能。紅外線

却還有許多特性，用在室內，恰成了它的好處，却是無線電沒有所限制的。

第一是干擾的問題解決了。一九八五年葛培理在加州開佈道大會時；也有現場耳機的繙譯，用的是無線電收音機。在球場中使用效果不佳，原因是商用電台的信號太強，波道又太擁擠，而且有些被邀請來的福音朋友轉到普通電台收聽音樂，你也無可奈何。

紅外線就好了，不僅沒有商用台的干擾，它的有效範圍只在室內，（紅外線不能穿過隔牆。）室外的任何干擾都進不來！因此音質極高、清晰非常！尤其妙者：大會的轉播共有十六種語言，需要十六頻道；（這是大堂的安排。）但是大會又有各種講習班、研討會，如果各班（同時有幾十班）都要繙譯、頻道怎麼夠分配呢？別急！您記得紅外線不能穿牆吧？每間小室各成世界、彼此獨立，互不干擾！你在A室一號台也好、三號台也好，和我在B室一號、三號台完全無關！你有十六台，我也可以有十六台，多少間房間、間間都有十六台、毫無影響！需要繙譯的會眾，頭上掛着耳機，任何組都去得，不必換器材，着實方便。

這一付紅外線信號接受機，外觀大小都和「隨身聽」差不多，有人太「方便」了，隨手帶個回家，却是毫無用處，倒叫大會貼上二千荷幣，賠償電子公司的損失。

科技是新的，內容（福音）是古老的；展現的方式，是亦新亦陳。除了從希臘、羅馬文化開始，就證明為最有效的「講道」之外，聚會的「節目」還包括唱詩、音樂及戲劇。

能夠被邀請來到這樣大型聚會的音樂團體（或個人），當然都是已經證明在福音事工上蒙神使用祝福的。但是最值得稱道的，是一隊從加州聖地亞哥來的演出者，稱為「The Pilgrims」（「羔羊的演員」？）他們是以獨幕劇及旁白的方式，呈現聖經的真理。效果非常獨特，大會給他們的時間也很多，差不多每天都有一場演出。幾天中間，表現的題材都不同：有「伊甸園」（亞當的墮落）、有羅馬書第七章、第八章的「掙扎與釋放」、有主耶穌的「受難」，都給人極深刻的印象。我個人以為最富戲劇性果效的，要數「受難」。演員只有三個動作：在旁白者的朗誦中（全係經文），他的雙手擺出水平狀——代表十字架，又改為堅定的合掌上舉——代表向父神的禱告與信靠，最後又緩緩下垂——說明垂首斷氣、救恩已成。雖是簡簡單單的三個動作、並無其他表情，（他的演出，有意以背向觀眾；格外強調出這三個動作。）却給

人不可磨滅的印象！

我是一個讀理工的人，從前很不喜歡誇張的戲劇，覺得有失於矯揉造作、跡近「肉麻」！這一次看了「羔羊演員」的事奉方式，使我對戲劇所能達成的果效，有了正面的認識。我們中國人向來比較含蓄，不善於表達，許多人甚至到了「面無表情」的地步。但是，我們現在是事奉神了，如果「演出」有深度，叫福音的信息留給人清晰的印象，不就達到目的了嗎？願中國教會廣泛的接納多元式的傳福音方法、現有的多元媒體不斷提高素質。

## 十六、守主餐

大會九天之中，經過兩個主日。有一次擘餅紀念主。那天却不是主日（是禮拜六）。很稀奇，幾天在這樣大型的聚會中，一碰到擘餅，我却思念自己所在事奉的小小教會。

基督徒對「擘餅紀念主」的觀念，該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每逢這一天，總該有些特別。至少個人也要在神面前省察與主的關係。如果犯罪，而對餅與杯，豈能不悔改求赦免呢？所以，每一次擘餅都是可紀念的事。擘餅的另一意義，是見證基督身體的合一。在這樣大型聚會中，還有比「同領基督的身體」更有意

義的事嗎？

問題來了。這許多人，從東、從西、從南、從北而來，各有不同的背景、各有不同的習慣，（都是自認為最合聖經標準的方式。）應該採用什麼方式才好呢？是該用大杯呢還是小杯？該用什麼「酒」、還是什麼「汁」呢？用什麼無酵餅呢？一個餅還是許多小片呢？稱為「領聖餐」、「守主餐」、還是「擘餅」呢？桌子應該放在講台上呢？還是會眾中間？該請一、兩位祝謝呢？還是會眾都可以禱告？聚會之前該不該有信息呢？

感謝主！我不知道大會在籌備的時候，有沒有許多人向主事者反應意見、是否蒙採納、有無經過辯論、彼此妥協……但是感謝主，我看參加的人都很老練，沒有一個人問任何問題；大會怎樣安排，我們就怎樣接受了。

那天的聚會是由英國的一位主教 Eric A. V. Wood 主持的。講台旁邊放着一張桌子，有一個大銀杯、還有銀盤，上面放着一塊餅（大約是硬麪包）。特別的是，講台下面有兩張桌子，邀請了廿四位來自各背景的「長老」列席。（王永信牧師也在其中。前一天，他才發表為洛桑福音大會、國際委員會的書記。）時候已到，伍德主教穿着鮮明的禮服，站起來講了約有一刻鐘的話，引用的經文我已經不記得了，內容是有

閱信徒合一方面的。眾人都聽得十分歡喜。祝謝的，却不是他本人，另有兩位長老。然後就分遞餅、杯；由服事者依次遞到廿四位長老面前，就着餅擊了一片，就着杯飲了一口。我正在想，這樣下去，一萬人要弄到什麼時候呢？早已有數十位執事（Elders）把早先預備好的餅（小片餅，放在籃筐中）和小杯（鋁箔彌封果汁），各人分遞到了手上。沒有十分鐘就完了。我一面注視螢幕中顯出來特大的餅、杯，作為合一的記號，一面領受傳到我手中的一小份，接受了合一的事實。我知道，我也在基督的身體中。

但是我還是思念我在橙縣教會的弟兄姊妹。雖然人生難得有幾回這樣大場面的擘餅，但我無法真正進入他們的「脈搏」。我在大會中所聽見、所看見的，都是光明的、表面的。我無法深入接觸他們的血、淚。（只能在理論上認同於主的身、主的血中！）我懷念我「自己的」弟兄姊妹，就是天天在摩擦中顯為熟稔的骨、肉至親！

## 十七、中國教會會議

近年來，在中國教會之間，「骨肉之親」的感覺，正在逐漸形成中，往往已經超過了各宗派的背景界

限。就算有少數的教會，還抱着閉關的態度，作他自己的「工作」，其他教會反倒有更寬容的態度、欣賞他的工作果效。我相信，有一天在神的面前領受獎賞，工作的成果、不是根據「自己」的範圍來衡量，而是根據「身體的」範圍來看。因此傳道人之間、教會之間彼此的接納，應該是件愈來愈容易的事。

在大會期中（七月十八日），中國的同工們，在福音的共識中，由王永信牧師召集了一次座談會。到會的人數約有卅人。大部份是北美、歐洲、東南亞各地的牧者、傳福音者。聚會在經過簡短的廣告後，由主席孫約翰牧師開頭，帶動了自由的交通。談話的內容，凡有關傳福音者的，都在歡迎之列。這次自由的交通、親切的共鳴，也可算是大會之中額外的收穫。

首先王永信牧師對於中國教會缺少專職傳福音者這件事深感關切。他提出了一些意見；他所看見的，是着重現實的問題。第一、許多傳福音者，原本有傳福音的恩賜，但是因為養生有問題，不得不兼牧師的職份。牧師的工作一作上，傳福音的足跡就受了限制。第二、許多教會，並非不曉得傳福音的重要，但却寧可注重對外的差傳，忽略了本地傳福音的工作。第三、神學院的教育，對於傳福音不夠注意。許多事奉主的人只有憑着一點個人的經驗。要面對廣大傳福音的工作，深感力不從心。第四、教會中缺少草根級（

Grass-root）的基層福音工作與福音訓練。因此即使有佈道會也是浮面的，更談不上產生傳福音的恩賜了。

他的話，立刻得着唐崇榮牧師的響應。唐牧師是中國教會中少數眾所週知的福音恩賜，近年來又有了神學訓練的負擔。他很感慨於中國教會也受了「宗教的實用主義」影響：「神學思想訓練要很長的時間，佈道家也不討好，還是作牧師較穩妥。」於是許多蒙召事奉的人就走了牧師的路！我們怎樣鼓勵青年人獻身作佈道家呢？這是個要緊的問題。此外，中國信徒對普世傳福音的觀念，受狹窄的民族意識所限制，又加上語言的障礙，沒有負擔向中國人以外的人種傳福音。這是錯誤的。有誰聽過中國人向美國人、向法國人、向印尼人傳福音呢？（有也是少數！）所以，培育中國教會「普世基督徒」（World Christian）的觀念，也是當務之急。

由「思想」這一面，引起了更多的話題；唐牧師的結論，是應當「佈道」、「護教」和「神學思想」齊頭並進。但是，他的結論，事實上引起了更多討論，台北學園傳道會的邱志健牧師，又從教會牧養的方面看出更多問題。大體上，各教會中都缺少門徒訓練；因此，信徒從得救開始，真正有人帶上傳福音的，就已經不多，怎樣盼望能產生佈道家呢？

話題轉到「栽培」、「訓練」，在座的牧師意見就多了，個個爭先發言，也說出了一些教會在育才上的苦衷。其中由加拿大來的高雲漢牧師又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是佈道組織的探索，一是對差傳機構的支持。這一來，發言與報告就更加熱烈了。我只記得張有光牧師、趙天恩牧師、楊勝世牧師，一位來自加拿大的牧師都相繼發言。在這些交通討論中，來自台灣的廖明發弟兄，實際在組織藝人團契、鄉村佈道團及詩歌佈道團。又有那少麟弟兄報告在天韻歌聲的事奉（Ozzy）。聽見有弟兄們在腳踏實地作福音工作，無論如何都使人暢快。

在座談會將近結束時，王永信牧師語重心長的提出幾件可行之事：

第一、文字工作之必要。肯動筆者，應廣泛投稿，喚醒福音工作之負擔，並對傳福音之機構及傳福音者不斷的鼓勵。

第二、牧師當推動本教會傳福音，教會應同時注意本區本家及國外差傳。

第三、呼籲中國教會注重「華福會」的工作。華福次五年的工作重心：一九八七年為福音年，一九八八年為生命年。

第四、提醒中國教會，注意世界性的工作。在以往一百八十年中，中國教會在普世教會中地位欠缺。

時候到了，中國教會在世界性的福音參與上應挺身而出，尤其應特別多與第三世界不斷接觸。

## 十八、組織、策略與目標

王永信牧師是一位很特別的神僕。

他怎樣開始「中國信徒佈道會」的工作；他怎樣開始「北美華福會」、「世界華福會」；又怎樣進入「洛桑世界福音會議」，是人所共知的，不須多說。在這一連串的行動上，十足表明他爲着教會——尤其是中國教會——在福音及合一運動中投入的信念。

近幾年來，他爲了貫徹主所給他的托負，（如果不是托負，至少也是崇高的理想。）不眠不休，焚膏繼晷的工作，僕僕風塵，參加各種工作會議。有時我替他想想；他這樣作是否犧牲了他個人所得的那一份話語恩賜？（最近幾年，很少聽見他開什麼特別聚會、發表什麼信息。）這一個犧牲是否太大了些？（不僅是對本人而言，也對教會而言。）但是我轉過來想想，也許這正是充分利用神給他的一份最特殊的恩賜吧！他是個「組織家」（Organizer）。

中國教會需要更多的組織家。組織家的功用，好像是以弗所四章講的「連絡的筋」。他一到那裏，那

裏的基督徒、教會就連起來了。組織家各有不同的風格（Style），有些人所以能組織得起來，是因爲人的吸引力（Charisma）。他登高一呼，就全體響應。但若遇到群體中有嫉妒、比較、爭勝等等不正常心態的時候，反倒只有謙卑一點，會「禮賢下士」的人作組織者了。

自古以來，世界上的人講「群策群力、衆志成城」。教會也講「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但是組織奠基於人身上，總不如結合在共識的目標上。（屬靈的話，叫作異象。）說實在：這又是高瞻遠矚的事了。

教會的目標，原是很明確的，限制我們而不能同工的，是我們個人的心胸度量；破壞同工的、更也是個人的私慾己見。我們不能指責人沒有心胸度量，却容讓自己充滿私慾偏見！反之亦然。所以這又回到屬靈生命的老問題了。我們只有求主憐憫！一面擴充我們的度量、一面熬煉我們天然生命到單純！只有這樣，組織才能發揮最高的效率。

十年？五年？廿年之後，我們願意看見中國教會多多產生有眼光、有目標、有理想、生命豐盛、雄才大略的組織家。對於福音的廣傳，一定大有影響。

## 十九、紀念品

九天的大會，很快就過去了，每一位與會者帶回去的文件、資料、書籍，平均達到十公斤！從非洲來的弟兄們，又額外得到「撒瑪利亞人基金會」的餽贈，帶回去許多衣物用品。（Samaritan Perse, 由葛培理的兒子 Eric Gossel 主持，是一個基督徒慈善機構。）此外，每一個人臨行前，還獲贈一塊「鎖紙」，上面嵌着大會的標誌（就是本文刊頭的標誌。）我們幾位翻譯員，算是大會的工作者，名字是在葛培理總部列入記錄冊的。（登記有案？）所以回家之後才收到的鎖紙，是鑲有個人姓名的。格外具有紀念價值。大會還送給我們襯衫兩件、領帶、絲巾，都有大會標誌作圖案的。（與會者可以斥資購買。）

「阿姆斯特丹 86」的標誌，粗看好像一只伸出去的手掌，又像十字架，又有個地球在上面。說真的，我也不知道它代表什麼意義，也無暇細問。不過，看多了就習慣了，並且成爲一種識別的標記。

我把公事包帶去荷蘭，貼上大會的標誌，到現在還沒有拿下來。每天進進出出、提上提下，總叫我想起這九天大會的日子。「永誌不忘」大概就是這意思吧！

## 廿、重聚

大會的人數雖多，重聚的機會却是難得！除了台雅各牧師，因也在澄縣事奉，偶而見得到；還有王永信牧師，他來洛市作北美華福之夜的講員；其餘的真是不容易碰面。這也是爲何我不肯把公事包上的標誌取下的原因。總希望能遇見幾個共赴盛會的同工。有一天，果然，在東岸某機場上，兩位青年姊妹上前來和我打招呼——但還不是參與者！她們只是向我詢問 I C I E 聚會的情形。（這也夠叫人興奮了。）

事隔九個月了，真正「重逢」的聖徒，寥寥無幾。有一次，我去赴 Eric 團契的訓練聚會（由 Eric Fisher 主持的「神蹟、奇事講習班」）。在排隊的時候，有一位姊妹看到公事包上的標誌，立刻和我認同。妙的是她並不住在加州，又是從中西部不遠千里來參加特別訓練會的。

又有一次，我去參加 Bill Gotard 主辦的牧者一日退修會。當天晚上趕不及回家吃飯，就在會場對面速食店吃點東西。舉目一看，那不是高雲漢牧師嗎？他怎麼從加拿大多倫多來了呢？詢問之下，他來這裏是參加另一特會的——福樂神學院主辦的「小組增長講習班」！就有這麼巧！更巧的是，那一天，他特意挑選了這條有大會圖案的領帶帶上！也許聖靈就是告訴他、他會遇見故人吧！

（全文完）